

法苑珠林

卷五十七

書七

四百八十六

51435



元祿九年丙子二月日重脩

皇圖鞏固 帝階綴昌

佛日增輝 懋輪常轉

山城州天安寺法金剛院置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七

書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暉撰

債負篇第六十五 此有二部

諍訟篇第六十六

述意部第一

夫勸善懲過大士常心捨惡為福菩薩恒願

是以善惡之運業猶形影之相須債負之殃

咎植三報之苦果或有現負現報或有現負

次報或有現負後報如是三時隨負一毫拒

而不還決定受苦是故經云偷盜之人先入

地獄畜生餓鬼後得人身得二種果報一者

常處貧窮二者雖得少財恒被他奪斯言有



徵省已爲人也

引證部第二

如法句喻經云管佛在世時有賈客名弗迦沙因入羅閱城分衛於城門中值新產犍牛所觶煞牛主怖懼賣牛轉與他人其人牽牛欲飲水牛從後復觶煞其主其主家人瞋恚取牛煞之於市賣肉有田舍人買取牛頭貫檐持歸去舍里餘坐樹下息以牛頭挂樹枝須臾繩斷牛頭落下正墮人上牛角刺人即時命終一日之中凡煞三人瓶沙王聞之怪其如此即與羣臣往詣佛所具問其意佛告王曰往管有賈客三人到他國內與生寄住孤獨老母舍應與雇舍直見老母孤獨欺不

欲與伺老母不在默去不與母歸不見客即
問比居皆云已去老母瞋恚尋後逐及疲頓
索直三客逆罵我前已與去何復索同聲共
觝不肯與直老母單弱不能奈何懊惱而呪
我今窮厄何忍欺觝願我後世所生之處若
當相值要當煞汝正使得道終不相置佛語

瓶沙王今時老母者今此犍牛是也三賈客
者弗迦沙等三人爲牛所觝煞者是也於是
世尊即說偈言

惡言罵詈

憍凌箴人

興起是行疾怨滋生
遜言慎詞尊敬於人
棄結忍惡疾怨自滅
夫士之生斧在口中
所以斬身由其惡言

又出曜經去管剡賓國中有兄弟二人其兄
出家得阿羅漢弟在家中治修居業時兄數
來教誨勸弟布施持戒修善作福現有名譽
死生善處而弟報曰兄今出家不慮官私不
念妻子田業財寶我有此務而兄數誨不用
兄教後病命終生在牛中爲人所駟馱鹽入
城兄從城中出遇見之即爲說法時牛聞已
悲哽不樂牛主見已語道人曰汝何導說而
使我牛愁憂不樂道人報曰此牛前身本是
我弟管日負君一錢鹽債故墮牛中以償君
力牛主聞已語道人曰君弟管日與我親友
是時牛主即語牛曰吾今放汝不復役使牛

聞感激至心念佛自投深澗即便命終得生
天上受極快樂以是因緣若人負債不可不
償 又成實論云若人負債不償墮牛羊麀
鹿驢馬等中償其宿債 又百緣經云佛入
舍衛城乞食至一巷中逢一婆羅門以指畫
地不聽佛去語佛言汝今還我五百金錢尔
乃聽過若不與我者終不聽過佛默然住不
能前進波斯匿王等聞佛被留難各送珍寶
與婆羅門然不肯受須達聞之取五百金錢
與婆羅門乃聽佛過比丘問佛何緣乃尔佛
言過去波羅柰國梵摩達王太子名善生遊
行見一戲人共輔相子樗蒲賭五百金錢時

輔相子負戲人錢尋索不償太子語言彼若不與我當代償後竟不償從是以來無量世中常為戲人從我索錢佛言管太子者今我身是輔相子者今須達是管戲人者今婆羅門是也 又雜寶藏經云笈剌賓國中有阿羅漢名曰離越山中坐禪時有一人失牛逐蹤至離越所時值離越煮草染衣即自然變作牛皮染汁自然變作牛血所煮染草變成牛肉所持鉢子孟變作牛頭牛主見已即捉收縛將詣王所王即付獄經十二季恒與獄監飼馬除糞離越弟子得阿羅漢者有五百人觀覓其師不知所在業緣欲盡有一弟子觀

見師在剎賓獄中即來告王我師在獄願王
斷理王即遣人就獄檢校使至獄中唯見有
人威色憔悴鬚髮極長而為獄監飼馬除糞
使還白王獄中都不見有沙門離越弟子復
白王言願說教有比丘者悉聽出獄王即宣
令有僧悉遣出獄離越聞已鬚髮自落袈裟
著身踊出虛空作十八變王見是事五體投
地白言尊者願受我懺尋即來下受王懺悔
王即問言以何業緣在獄受苦離越荅言我
於往昔亦曾失牛逐蹤誣他經一日一夜後
墮三塗受苦無量餘殃不盡今得羅漢猶被
誣謗以是因緣一切衆生應護口業莫誣謗

他離越管所誣人是辟支佛以是因緣故得
此報依法華經說謗誦經人若實若不實現
世得白癩病 又毗婆沙論云曾聞有一女
人為餓鬼所持即以呪術而問鬼言何以惱
他女人鬼荅之言此女人者是我怨家五百
世中而常煞我我亦五百世中斷其命根若
彼能捨舊怨之心我亦能捨尔時女人作如
是言我今已捨怨心鬼觀女人雖口言捨而
心不放即斷其命 又雜寶藏經云目連至
恒河邊見五百餓鬼群來趣水有守水鬼以
鐵杖驅逐不得近於是諸鬼逕詣目連禮目
連足各問其罪一鬼曰我受此身常患熱渴

先聞恒河水清且涼歡喜趣之沸熱壞身試
飲一口五藏焦爛臭不可當何因緣故受如
此罪目連荅曰汝先世時曾作相師相人吉
凶少實多虛或毀或譽自稱審諦以動人心
詐惑欺誑以求財利迷惑衆生失如意事

復有一鬼言我常爲天祠有狗利牙赤白來
取我肉唯有骨在風來吹起肉續復生狗復
來噉此苦何因目連荅言汝前世作天祠主
常教衆生熬羊以血祠天汝自食肉是故今
日以肉償之復有一鬼言我常身上有糞
周遍塗漫亦復噉之是罪何因目連荅曰汝
前世時作婆羅門惡邪不信道人乞食取鉢

盛滿糞以飭著上持與道人道人持還以手
食飯糞汗其手是故今日受如此罪

復有一鬼言我腹極大如甕咽喉手脚其細
如針不得飲食何因此苦目連荅言汝前世
時作聚落主自恃豪貴飲酒縱橫輕欺餘人
奪其飲食飢困衆生 復有一鬼言我常趣

溷欲噉食糞有大群鬼捉杖駢我不得近廁
口中爛臭飢困無賴何因如此目連荅言汝
前世時作佛囑主有諸白衣供養衆僧供辦
食具汝以廉供設客僧細者自食 復有一

鬼言我身上遍滿生舌斧來斫舌斷復續生

如此不已何因故目連荅言汝前世時作

道人衆僧差作蜜漿石蜜塊大難消以斧斫之盜心噉一口以是因緣故還斫舌也

復有一鬼言我常常有七枚熱鐵丸直入我口入腹五截焦爛出復還入何因故受此罪目連荅言汝前世時作沙弥行果菰子到自師所敬其師故偏心多與實長七枚 復有一

鬼言常有二熱鐵輪在我兩腋下轉身體焦爛何因故今目連荅言汝前世時與衆僧作餅盜心取二番挾兩腋底故受此苦

復有一鬼言我瘦九極大如甕行時擔著肩上住則坐上進止患苦何因故今目連荅言汝前世時作市令常以輕稱小斗與他重稱

大斗自取常自欲得大利於己侵剋餘人
復有一鬼言我常兩肩有眼背有口鼻常無
有頭何因故尔目連荅言汝前世時恒作魁
贈弟子若煞罪人時汝常歡喜心以繩著髻
挽之復有一鬼言我常有熱鐵針入出我
身受苦無賴何因故尔目連荅言汝前世時
作調馬師或作調為師為馬難制汝以鐵針
刺脚又時牛遲亦以針刺復有一鬼言我
身常有火出自然懊惱何因故尔目連荅言
汝前世時作國王夫人更一夫人王甚幸愛常
生妬心伺欲危害值王卧起去時所愛夫人
卧猶未起著衣即生惡心正值作餅有熱麻

油即以灌其腹上腹爛即死故受此苦
復有一鬼言我常有旋風迴轉我身不得自
在隨意東西心常惱悶何因故尔目連荅言
汝前世時常作卜師或時實語或時妄語惑
誑人心不得隨意 復有一鬼言我身常如
塊肉無有脚手眼耳鼻等恒為虫鳥所食罪

書

法苑珠林卷五十一

苦難堪何因故尔目連荅言汝前世時常與
他藥墮他兒胎 復有一鬼言我常有熱鐵

籠籠絡我身焦熱懊惱何因受此目連荅言

汝前世時常以羅網掩捕魚鳥 復有一鬼

言我常以物自蒙籠頭亦常畏人來煞我心

常怖懼不可堪忍何因故尔目連荅言汝前

世時姪犯外色常畏人見或畏其夫捉縛打
煞或畏官法戮之都市恐怖相續

復有一鬼問言我受此身肩上常有銅瓶滿
中洋銅手捉一杓取自灌頭舉體焦爛如是
受苦無數無量有何罪咎答言汝前世時出
家爲道典僧飲食以一酥瓶私著餘處有客
道人來者不與之去已出酥行與舊僧此酥
是招提僧物一切有分此人蔽隱雖與不等
由是緣故受此罪也 辟喻經云管外國有

人死魂還自鞭其屍傍人問曰是人已死何
以復鞭報曰此是我故身爲我作惡見經戒不
讀偷盜欺詐犯人婦女不孝父母兄弟惜財

不肯布施今死令我墮惡道中勤苦毒痛不可復言是故來鞭之耳依無量壽經云憍梵汲提過去世曾作比丘於他粟田邊摘一莖粟觀其生熟穀粒墮地五百世作牛償之

頌曰

貧富交舛 債負相違 舉貸能拒

業結恒馳 心無悔償 苦報何疑 墮斯惡道

長夜無歸

感應緣略引十一驗

漢沙門釋安清

晉沙門釋帛遠

梁南陽人侯慶

隋陽州人卞士瑜

隋洛州人王五成

隋冀州人耿伏生

唐鄭州婦女朱氏

唐汾州人路伯達

唐雍州人程華

唐潞州人李校尉

唐雍州婦人陳氏

漢雒陽有沙門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正后之太子也幼以孝行見稱加又志業聰敏剋意好學外國典籍及七曜五行鑿方異術乃至鳥獸之聲無不綜達嘗行見有羣鷓忽謂伴曰鷓云應有送食者頃之果有致焉衆咸竒之故隽異之聲早被西域高窮理盡性自識宿緣業多有神迹世莫能量初高自稱先身已經出家有一同學多瞋分衛值施主不稱每輒懃恨高屢加訶諫終不悛改如此二十餘季乃與同學辭訣云我當往廣州畢宿世之對卿明經精勤不在吾後而性多恚怒

命過當受惡形我若有力必當相度既而遂
適廣州值殺賊大亂行路逢一季少唾手拔
刀曰真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負卿故遠相
償卿之忿怒故是前世時意也遂申頸受刃
容無懼色賊遂煞之觀者盈路莫不駭其竒
異而此神識還為安息王太子即今時世高
身是也高遊化中國宣經事畢值靈帝之末
關雒擾亂乃振錫江南云我當過廬山度管
同學行達邾亭湖廟此廟舊有靈威商旅祈
禱乃分風上下各無留滯嘗有乞神竹者未
許輒取舫即覆沒竹還本處自是舟人敬憚
莫不攝影高同旅三十餘人船主奉牲請福

神乃降祝曰舫有沙門可更呼上客咸驚愕
請高人廟神告高曰吾外國與子俱共出家
學道好行布施而性多瞋怒今為邨亭廟神
周迴千里並吾所治以布施故珍玩甚豐以
瞋恚故故墮此神報今見同學悲欣可言壽
盡旦夕而醜形長大若於此捨命穢汙江湖

三言

法苑珠林卷三十三

當度山西澤中此身滅後恐墮地獄吾有絹
千疋并雜寶物可為立法營塔使生善處也
高曰故來相度何不出形神曰形甚醜異衆
人必懼高曰但出衆不怪也神從牀後出頭
乃是大蟒不知尾之長短至高膝邊高向之
胡語數番贊頌數契蟒悲淚如雨須臾還隱

高即取絹物辭別而去舟侶颺帆蟒復出身
登山而望衆人舉手然後乃滅倏忽之頃便
達豫章即以廟物造東寺高去後神即命過
暮有一少季上船長跪高前受其祝願忽然
不見高謂船人曰向之少季即邾亭廟神得
離惡形矣於是廟神歎滅無復靈驗後人於
山西澤中見一死蟒頭尾數里今尋陽郡地
村是也高後復到廣州尋其前世害己少年
尚在高徑投其家說咎曰償對之事并叙宿
緣歡喜相向云吾猶有餘報今當往會稽畢
對廣州客悟高非凡豁然意解追恨前愆厚
相資資供隨高東遊遂達會稽至便入市正值

市中有亂相打者誤著高頭應時殞命廣州
客頻驗二報遂精勤佛法具說事緣遠近聞
知莫不悲歎明三世之有徵也

晉長安有帛遠字法祖本性萬氏河內人
才思雋徵敏浪絕倫誦經日八九千言研味方
等妙入幽徵世俗墳素多所該貫祖至晉惠
之末欲潛遁隴右以保雅操會張輔爲秦州
刺史先有州人管蕃與祖論義屢屈深恨向
輔所譖輔收之行罰衆咸怪惋祖曰我來畢
對此宿命久結非今事也乃呼十方佛祖前
身罪緣歡喜畢對願從此後與輔爲善知識
無令受煞人之罪遂鞭之五行奄然命終輔

後具聞其事方大惋恨道俗流涕衆咸憤激
共分祖屍各起塔廟輔雖有才解而酷不以理
橫煞德僧天水太守封尚百姓疑駭因乱而
斬焉管蕃亦卒時有人姓李名通死而更蘇
云見祖法師在閻羅王處爲王講首楞嚴經
云講竟應往忉利天又見祭酒王淳一云道
士基公次被鎖械求祖懺悔答祖平素之日
與浮每爭邪正浮屢屈旣瞋不自忍乃作老
子化胡經以誣謗佛法殃有所歸故死方思
悔孫綽道賢論以法祖疋嵇康論云帛祖疊
起於管蕃中散禍作於鍾會二賢並以高邁之
氣昧其圖身之慮栖心事外輕世招患殆異

也其見稱如此 右二驗出梁高僧傳

梁南陽人侯慶有銅像一軀可高尺餘慶有牛一頭擬貨為金色遇有急事遂以牛與他用之經二季慶妻馬氏忽夢此像謂之曰卿夫婦負我金色久而不償今取卿兒醜多以充金色馬氏寤覺而心不安至曉醜多得病而亡慶年餘五十唯有一子悲哀之聲感於行路醜多亡日像忽自有金色光照四隣隣里之內咸聞香氣道俗長幼皆來觀瞻尚書右僕射元慎聞里內頻有怪異遂改埠財里為齊諧里也 見洛陽寺記也

隋揚州卞士瑜者其父在隋以平陳功授儀

同慳惓嘗雇人築宅不還其價作人求錢下
父鞭之皆怒曰若實負我死當與我作牛須
臾之間卞父死其季作牛孕產一黃犢腰有
黑文橫絡周而如人髻帶右跨有白文斜貫
大小正如象笏形牛主呼之曰卞公何為負
我犢即屈前膝以頭著地瑜以錢十萬贖之

書

卷之三十一

一

三

牛主不許死乃收葬瑜為臨自說之介
隋大業中洛陽有人姓王常持五戒時言未
然之事問里敬信之一旦忽謂人曰今當有
人與我一頭驢至日午果有人牽驢一頭送
來涕泣說言早喪父其母寡養一男一女女
嫁而母亡二季矣寒食日持酒食祭墓此人

乘驢而往墓所伊水東欲渡伊水驢不肯度
鞭其頭面破傷流血既至墓所放驢而祭俄
失其驢還本處其日妹獨在兄家忽見其母
入來頭面流血形容毀顙號泣告女我生時
避汝兄送米五升與汝坐得此罪報受驢身
償汝兄五季矣今日欲渡伊水水深畏之汝
兄鞭捶我頭面盡破仍期還家更苦打我我
走來告汝吾今償債垂畢何太非理相苦也
言訖出尋之不見其母兄既而還女先觀驢
頭面傷破流血如見其母傷狀女抱以號泣
兄怪問之女以狀告兄亦言初不肯度及失
還得之言狀符同於是兄妹抱持慟哭驢亦

啼淚皆流不食水草兄妹跪請若是母者願
為食草驢即為食既而復止兄妹莫如之何
遂備粟送王五戒處乃復飲食後驢死兄妹
收葬焉右二驗並出真報記

隋冀州臨黃縣東有耿伏生者其家薄有資
產隋大業十一年伏生母張氏避父將絹兩
疋乞女數歲之後母遂終亡變作母猪在其
家生復產二豚伏生並已食盡遂便不產伏
生即召屠兒出賣未取之間有一客僧從生乞
食即於生家少停將一童子入猪圈中遊戲
猪語之言我是伏生母為於往日避生父眼
取絹兩疋乞女我坐此罪變作母猪生得兩

兒被生食盡還債既畢更無所負欲召屠兒
賣我請為報之童子具陳向師師時怒曰汝
甚顛狂猪那解作此語遂即寢眠又經一日
猪見童子又云屠兒即來何因不報童子重
白師王又亦不許少頃屠兒即來取猪猪踰
圈走出而向僧前牀下屠兒逐至僧房僧曰
猪投我來今為贖取遂出錢三百文贖猪後
乃竊語伏生曰家中曾失絹不生報僧云父
存之曰曾失兩疋又問姊妹幾人生又報云
唯有一姊嫁與縣北公乘家僧即具陳童子
所說伏生聞之悲泣不能自已更別加心供
養猪母凡經數日猪忽自死託其女夢云還

債既畢得生善處兼勸其女更修功德
唐鄭州陽武縣婦女姓朱其夫先負外縣人
絹百疋夫死之後遂無人還貞觀末因病死
經再宿而蘇自云被人執至一所見一人云
我是司命府吏汝夫生時負我家絹若干疋
所以追汝今放汝歸宜急具物至某縣某村
某家送還我母如其不送捉追更切兼為白
我孃努力為其造像修福朱即告乞鄉閭得
絹送還其母具言其兒貞狀有同生平其母
亦對之流涕戲欵久之 唐汾州孝義縣人
路伯達至永徽年中負同縣人錢一千文後
乃違契拒諱及執契作徵遂共錢主於佛前

為信誓曰若我未還公願吾死後與公家作
牛畜言訖未逾一年而死至二歲時向錢主
家牴牛產一赤犢子額上生白毛為路伯達
三字其子姪等恥之將錢五千文求贖主不
肯與乃施與隰城縣啓福寺僧真如助造十
五級浮圖人有見者發心止惡竟投錢物布

施

在此三驗出
冥報拾遺也

唐永徽五年京城外東南

有陂名獨嘉隳有靈泉鄉里長姓程名華秋
季輸炭時程華已取一炭丁錢足此人家貧
復不識文字不取他抄程華後時復從丁索炭
炭丁不伏程華言我若得你錢將汝抄來炭
丁云吾不識文字汝語吾云我既得汝錢是何

須用抄吾聞此語遂信不取何因今日復從
吾索錢程華不信因果遂為他炭丁立誓云
誓云我若得汝錢願我死後為汝作牛炭丁
懊惱別舉錢與之程華未經三五月身亡即
託炭丁將牛處胎後生犢子遍體皆黑唯額
上有一雙白程華字分明人見皆識程華兒
女倍加將錢收贖不與其牛尚在左近村人同見說之
唐龍朔元年懷州有人至潞州市猪至懷州
賣有一特猪潞州三百錢買將至懷賣與屠
家得六百錢至年冬十一月潞州有人姓李
不得字任校尉至懷州上番因向市欲買肉
食見此特猪已縛四足在店前將欲殺之見

此校尉語云汝是我女兒我是汝外婆奉為
汝家貧汝母數從我索糧食為數索不可供
足我大兒不許我怜汝母子私避兒與五升
我今作猪償其盜債汝何不救我校尉聞此
從屠兒贖猪屠兒初之不信餘人不解此猪
語唯校尉得解屠兒語云審若是汝外婆我
解放之汝對我更請共語屠兒為解放已校
尉更請猪語云某今當上一月未得將婆還
舍未知何處安置婆猪即語校尉言我今已
隔世受此惡形縱汝下番亦不須將我還汝
母見在汝復為校尉家鄉眷屬見我此形決
定不喜恐損辱汝家門吾聞某寺有長生猪

羊汝安置吾此寺校尉復語豬言婆若有驗
自預向寺豬聞此語遂即走向寺寺僧初不
肯受校尉具為寺僧說此靈驗合寺僧聞並
懷慙愍即為造舍屏處安置校尉復留小氈
令卧寺僧道俗竟施飲食久後寺僧並解豬
語校尉下番辭向本州報母此事母後自來

看豬母子相見一時泣淚豬至麟德元年猶

聞平安

東宮率梁難迪并州人改在懷州墪下折衝具見說之也

唐龍朔三年長安城內通軌坊三衛劉公信

妻陳氏母先亡陳因患暴死見人將入地獄

備見諸苦不可具述末後見一地獄石門牢

固有兩大鬼形容偉壯守門左右怒目瞋陳

汝何人到此見石門忽開亡母在中受苦不可具述受苦稍歇近門母子相見遙得共語母語女言汝還努力爲吾寫經女諮孃欲寫何經爲吾寫法華言訖石門便閉陳還得蘓具向夫說夫即憑妹夫趙師子欲寫法華其師子舊解寫經有一經生將一部新寫法華未衰潢其人先與他受雇寫經主姓范此生將他法華轉向趙師子處質二百錢施主不知質錢師子復語婦兄去今旣待經在家有一部法華兄贖取此經向直一千錢陳夫將四百錢贖得衰潢周訖在家爲母供養其女陳氏後夢見母從女索經吾先遣汝爲吾寫

一部法華何因迄今不得女報母言已為孃
贖得一部法華現衰潢了在家供養母語女
言止為此經吾轉受苦真道中獄卒打吾脊
破汝看吾身瘡獄官語云汝何因取他范家
經將為已經汝何有福甚大罪過女見母說
如此更為母別寫法華其經未了女夢中復

法華

法華經卷第三十

七

七

見母來催經即見一僧手提一卷法華語母
云汝女已為汝寫經第一卷了功德已成何
因復來敦逼待寫了何須急急後寫經成母
來報女因汝為吾寫經今得出真道好處受
生得汝恩力故來報汝汝當好任善為婦禮
信心為本言訖悲淚共別後時勘問前贖法

華王果是姓范范家雖不得經其經已成施
福已滿後人轉質自得罪各劉妻贖取微得
少福然亡母不得力

陳氏夫劉公信
具向拾遺自說

諍訟篇六十六

述意部第一

夫慈言一發則人天含笑鄙語一章則幽顯
皆瞋將恐聞聲傳惡永隔心目見善懷親長
同赤子既知邪正異蹤善惡分路勸止三毒
之凶言興善和之敬順所以大聖之訓脩本
去末即心為毒主口為禍器因事成災訟流
惡道未有諍訟違形而存大化也 引證部第二
如中阿含經云介時祇桓中有兩比丘諍起
一人罵詈一人默然其罵詈者即便改悔懺

謝於彼而彼比丘不受其懺以不受故衆多
比丘共相勸諫高聲鬧亂今時世尊以淨天
耳過於人耳聞祇桓中聲鬧亂聞已從禪覺
往精舍於大衆前敷座而坐告諸比丘我今
至安陀林坐禪聞精舍中高聲鬧亂竟爲是
誰比丘具述前事白佛佛告比丘云何愚癡
之人向悔謝不受其懺若人懺謝而不受者是
愚癡人長夜當得不饒益苦告諸比丘過去
世時釋提桓因有三十三天共諍說偈教誠言
於他無害心 瞋亦不纏結 懷恨不經久
於瞋以不住 雖復瞋恚盛 不發於麁言
不求彼制節 揚人之虛短 常當自防護

以義內省察

不怨亦不虛

常與賢聖共

若與惡人俱

剛強猶山石

盛恚能自持

如制逸馬車

我說為善師

非謂執繩者

尔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天帝釋共

天阿脩羅對陣欲戰釋提桓因語三十三天

衆言今日諸天與阿脩羅軍戰諸天得勝阿

脩羅不如者當生擒毗摩質多阿脩羅王以

五繫縛將還天宮脩羅復作是語當其戰時

諸天不如脩羅得勝者當生擒帝釋以五繫

縛將還天宮當其戰時諸天得勝脩羅不如

諸天以五繫縛阿脩羅將還天宮縛在帝釋

斷法殿前門下帝釋從此門入出之時阿脩

羅縛在門側瞋恚罵詈時帝釋御者見阿修羅王身被五縛在於門側帝釋出入之時輒瞋恚罵詈見已即便說偈白帝釋言

釋今為畏彼

為力不足耶

能忍阿脩羅

面前而罵辱

帝釋即答

不以畏故忍

亦非力不足

何有黠慧人

而與愚夫對

御者復白言

若但行忍者

於事則有關

愚癡者當言

畏怖故行忍

是故當苦治

以智制愚癡

帝釋答言

我當觀察彼

制彼愚夫者

見愚瞋熾盛

智以靜默伏

非力而為力

是彼愚癡力

愚癡違遠法

於道則無有

若使有大力

能忍於劣者

是則為上忍

無力何有忍

於他極罵辱

大力者能忍

是則為上忍

無力何有忍

於己及他人

善護大恐怖

知彼瞋恚盛

還自守靜默

於二義俱備

自利亦利他

知彼瞋恚盛

還自守靜默

於二義俱備

自利亦利他

書

法苑珠林卷五十二

十六

卷

謂言愚夫者

以不見法故

愚夫謂勝忍

重增於惡口

未知忍彼罵

於彼常得勝

於勝已行忍

是名恐怖忍

於等者行忍

是名忍諍忍

於劣者行忍

是名為上忍

佛告諸比丘釋提桓因於三十三天為自在

主常行忍辱讚歎於忍汝等比丘正信非家

出家學道亦應如是行忍讚歎於忍應當勤
學 又起世經云佛告諸比丘往咎諸天與
阿脩羅起大鬪戰尔時帝釋告其所領三十
三天言諸仁者汝等諸天若與脩羅共為戰
鬪宜好莊嚴善持器仗若諸天勝脩羅不如
汝等可共生捉毗摩質多羅阿脩羅王以五
繫縛之將到善法堂前諸天會處三十三天
聞帝釋命依教奉行尔時毗摩質多羅阿脩
羅王亦復告諸脩羅言若諸天不如即當生
捉帝釋天主五繫縛之將詣諸阿脩羅七頭
會處三三置我前諸脩羅衆亦受教行當於彼
時帝釋得勝即便生捉阿脩羅王以五繫縛

之將詣善法堂前諸天集處向帝釋立亦時毗
摩質多羅王若作是念願諸脩羅各自安養
我今不用諸阿脩羅我當在此與天一處同
受娛樂甚適我意興此念時即見自身五縛
悉解五欲功德皆現其前或作是念我今不
用三十三天願諸天等各自安善我願還歸
阿脩羅宮起此念時其身五繫即還之五欲
功德忽即散滅阿脩羅王有如是等微細結
縛諸魔結縛復細於此所以者何諸比丘邪
思惟時即被結縛正憶念時即便解脫
亦時毗摩質多羅阿脩羅王未戰已前作如
是念我有如是威神德力日月宮殿及三斗

三天雖在我上運轉周行我力能取以爲耳
璫處處遊行不爲妨礙尔時羅睺羅阿脩羅
王自服種種嚴身器仗與鞞魔質多羅王踊
躍幻化諸小王眷屬前後圍遶從阿脩羅城
導從而出欲共忤利諸天與大戰闔尔時難
陀憂波難陀二大龍王從其宮出各各以身
繞須弥山周迴七匝一時動之動已復動以
尾打海令一段水上於虛空在須弥頂上是
時帝釋告諸天言汝等見此大地如是動不
空中雲霧猶如雲雨又似重霧我今定知諸
阿脩羅欲與天鬪於是海內諸龍各嚴器仗
而出復往告六欲諸天各嚴器仗乘空而來

須夜摩天王與無量百千萬數諸天子下至
須彌山頂上在東面豎純青難降伏幡依峯
而立。 尔時兜率陀天王與無量百千萬衆
一時雲集須彌山頂在其南面豎純黃色難
降伏幡依峯而立。 尔時化樂天王與無量
百千万天子下至須彌山頂在其西面豎純
赤色難降伏幡依峯而立。 尔時他化自在
天王與其無量百千万天子下至須彌山頂在
其北面豎純白色難降伏幡依峯而立。
尔時帝釋見上諸天並皆雲集乃至虚空夜
叉咸皆隨從帝釋前立於是帝釋自著鎧甲
與諸天衆前後圍繞從天宮出欲共大戰諸

器仗等雜色可愛皆七寶所成以此刀仗遙
擲阿脩羅身莫不洞徹而不爲害於其身上
不見瘡痕之跡唯以觸因緣故受於苦痛諸
阿脩羅器仗亦是七寶所成穿諸天身亦皆
徹過而無槃痕唯觸因緣故受苦痛

又增一阿含經云答曰諸天與阿須倫共鬪

時諸天得勝阿須倫王不如便懷恐怖化形
極小從藕根孔中過佛眼所見非餘者所及
又大集經云尔時世尊告諸龍衆阿脩羅言
汝等莫鬪應當脩忍仁者若能離於瞋怒成
就忍辱速得十處何等爲十一得作王王四
天下自在輪王二毗樓博叉天王三毗樓勤

又天王四提頭賴吒天王五毗沙門天王六
釋天王七須夜摩天王八兜率陀天王九化
樂天主十他化自在天王諸仁者若具足忍
是人速得如是十處忍辱近果

若有諍論議

雜意懷貢高

非聖毀此德

各各相求便

但求他過失

意欲降伏彼

更手而求勝

聖不如是說

又中阿含

經世尊告諸比丘汝莫鬪諍所以者何

若以諍止諍

至竟不見止

唯忍能止諍

是法直尊貴

於是世尊不悅可拘舍弥

諸比丘諍已即從座起而說頌曰

以若干言語

破壞最尊衆

破壞聖衆時

無能有訶止

碎身至斷命

奪象牛馬財

破國滅亡盡

彼猶故和解

沉汝小言罵

不能令合

若不思真義

怨結焉得息

罵詈責數說

而能制和合

若思真實義

怨結必得息

若以諍止諍

至竟不見止

唯忍能止諍

是法可尊貴

瞋向慧真人

口說無賴言

誹謗牟尼聖

是下賤非智

又佛本行經佛為五比丘說偈云

一月之中千過闢

一闢百倍得勝他

若能歸信佛世尊

能勝於彼十六分

一月之中千過闢

一闢百倍得勝人

若能歸信法正真

能勝於彼十六分

一月之中千過鬪

一鬪百倍得勝他

若能歸信一切僧

能勝於彼十六分

一月之中千過鬪

一鬪百倍得勝人

若能思惟法性空

能勝於彼十六分

又雜寶藏經云昔有一婢稟性廉謹常為主

人典芟麥豆時家有羶羯伺空逐便噉食麥

豆升量折損為主所瞋信已不取皆由羊噉

緣是之故婢常因嫌每自杖捶用打羶羯

亦含怨來觔觸婢如此相犯前後非一婢因

一日空手取火羊見無杖直來觔婢緣急

故用所取火著羊脊上羊得火熱所在觸處

突燒村人延及山澤于時山中五百獠猴火

來熾盛不及避走即皆一時被火燒死諸天
見已而說偈言
瞋恚鬪諍間

不應於中止
觔羊共婢鬪
村人獼猴死

頌曰
貴富諍人我
貧賤自然羞

強弱相辜負
鬪訟未曾休
耻恨相侵奪

覓便報其讎
怨結恒對值
累劫常苦愁

感應緣
略引二驗

漢景帝時白頸烏鬪
漢中平年有雀鬪

漢景帝三年十一月有白頸烏與黑烏群鬪

楚國白縣白頸不勝墮泗水中死者數千劉

向以為近日黑祥也楚王伐暴逞無道刑辱

申公與吳謀反烏群鬪者師戰之象也白頸

者小明小者敗也墮於水者將死水地王伐
不悟遂舉兵應吳與漢大戰兵敗而走至於
丹徒為越人所斬墮泗水之效也京房易傳
曰逆親親厥妖曰黑烏闔於國燕王且之謀
反也又有一烏一鵲闔於燕宮中烏墮地死
五行志以為楚燕背骨肉蕃呂驕恣而謀不

義俱有烏鵲闔死之祥行同而占合此天之
明表也燕陰謀未發獨王自殺於宮故一烏
而水色者死楚炘陽舉兵軍帥大敗於野故
烏衆而金色者死天道精微之効也京房易
傳曰顓征去殺厥妖烏散闔也漢中平三
年八月懷陵上有萬餘雀先極悲鳴已因亂

反所	鞞	隰	小音	酷
類	反部	習音	猪屯	反告
顛	迷	陂	豬	沃
音	雲	反彼	圈	愁
	靈	為	下上	奚音
	一	嘒	日陟	埠
	音	反即	券魚	反都
	代	委	反反	回
	鎡	潢	娘	諧
	凱音	染乎	同与	反尸
	羗	曠	娘	皆
	揭	反	歔	閻
	下上	擒	歔	廬音
	居都	音	許上	捶
	列奚	反	既音	反之
	反反	璫	反虛	累
	帥	音	下	肫



